

人口問題批評

日本河上肇著
丁振一譯

上海

南強書局印行

1929

人口問題批評

日本河上肇著
丁振一譯



上海南强書局印行

1929

人口問題批評

附馬爾撒斯人口論概要

譯序

自馬爾撒斯「人口論」出，風靡一時，世之談人口問題者，莫不奉爲圭臬。其說以食物生產增加之比例，遠不及人口繁殖比例之速，且土地之面積有限，而人類之生殖無窮，則人類之生活之困難及貧乏，乃自然的現象，而不能避免者也，欲避免之，惟有抑制人口之生產。是說也，大受通俗人資本家及資本主義辯護論者熱烈之歡迎。蓋通俗人所見所聞者，只爲生活難之現象，而不明其眞理之所在。一經有人指示以食物人口增加比例之遲速，土地面積有限人類生殖無窮之理論，正適合於其通俗之觀察，自然相信無疑也。至資本家及其辯護論者，正恐以人類生活難而動搖其根本，今得馬氏之說，消極的既可辯護資本主義之存在，（謂生活難乃自然不可避免者）而積極的更予資本家激勵人民以肆行侵略之機，（謂土地之面積有限人類之繁殖無窮）於是馬氏之說，遂爲資本家及其辯護者所信。

奉矣。然科學日益昌明，此欺蒙世人之通俗論，漸被識破，而人口問題眞理，乃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日本社會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博士，所刊行「人口問題批評」一書，對此問題，論究極詳，對於通俗人及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人口問題之觀察及主張，批評無完膚，並闡明人口問題之眞理及其癥結之所在，更求得其澈底解決之策。斯書一出，不匝月而至於十版，亦足證斯書之價值矣。茲特譯之，以饗國人。

社會問題大要

施復亮編

實價三角

這是一本研究社會問題的很好的入門書，他告訴我們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什麼是階級，階級的發展，資本主義與農民，工會，農民協會，無產政黨，社會主義等。先讀了這本書，再去詳細研究社會問題，就不致茫無頭緒了。

政治學概論

鄧亞蘇著

實價三角

很奇怪！任何大學的政治經濟科，都有政治學這一門功課，然而在中國出版界很少，一套可看的政治學。本書站在正確的社會科學立場，一掃政治學界之空想胡說，雖僅寥寥三萬字，實開中國政治學界之新紀元。

上 海 南 海 強 書 出 版

人口問題批評目次

引言 人口過剩論乃是資本主義末期之一種病狀的呻吟

吟

一

以人口過剩爲絕對的實爲常識之誤謬

二

人口過剩之真正事態

三

關於一般人口過剩對策論之批評

(甲) 武力的擴張領土政策

(乙) 移民殖民與工商業之發展

(丙) 限制產兒

一

四

人口過剩之根本治療法何在

附 錄

馬爾撒斯人口論概要

人口問題批評

引言

人口過剩論乃資本主義末期之一種病狀的呻吟——對於世論所謂人口過剩之原因及其對策之批評——

近頃我國（指日本以後同）人口過剩呻吟之聲，高唱入雲。關西兩大新聞之社說，亦曾討論此問題。如大阪朝日新聞大正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有論『正在具體化中之人口對策』，大阪每日新聞同年七月四日曾揭載『目前人口增加問題（煩惱與迷惘）』之社說。總理大臣若槻氏於同年四月中旬，於大阪官民合同聯歡會席上演說中，曾經道及『近頃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云云。』農林大臣町田氏於最近在數處地方亦曾以人口問題爲問題。又十四年四月所發行之

「中央公論」上神川彥松氏（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發表『由人口問題之見地論我外交政策之基調』長篇論文，神川氏於其論文之冒頭曾言，『現下吾國目前最大之問題爲人口問題，此衆論全然一致者也，由人口問題之見地觀察時，吾國實遭逢歷史上罕有前例之大難關，至如何突破此難關，實爲吾國前途之所繫，而吾人不可不具充分之自覺。』以上等等，余現在擬對於此問題之世論，一一加以批評，略明事理之真相。

（一）以人口過剩爲絕對的實爲常識之誤謬

世之論者，皆以絕對的過剩人口之存在爲前提，只就其對策加以討論。彼等多先述說我國人口增加率如何可驚，彼等皆舉大正十三年度（一九二四年）人口增加超過七十六萬七千以上之事實，認爲我國人口可驚的激增之充分的證據，即以此爲其議論之前提。但事實上我國人口增加率未必至最近始急激的提高，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每年增加數既已超過七十萬以上。如是則單以大正十三年度人

口增加七十六萬餘而人口問題即俄頃間成爲『吾國目前之最大問題』『歷史上罕有前例之大難關，』實無此理由。况由大正五年至大正十一年間，每年人口增加數，較之由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反見減少。即大正五年六年約六十萬，七年（流行性感冒病流行之年）不足三十萬，八年五十萬，九年六十萬，由是至大正十年爲七十萬，翌十一年再降爲六十八萬，十二年始增加爲七十一萬（見大正十五年一月九日發行之『東洋經濟新報中』『我國人口增減之解剖，』）原來人口總數以漸次增加爲常則，（如人口漸次減少則是該民族既已走入滅亡之過程矣；原註，）縱令人口增加率不變，而每年人口增加之絕對數亦必漸次增大。如前所述，我國由大正五年至十一年最近數年間每年人口增加數，較之明治末年大正初年其增加率雖減少，而人口總數仍是增加。人口問題雖至近頃始急遽的叫囂，而決非人口之增加速度至近頃始有急激的變化，此吾人先應注意之點也。

次於人口增加率更有所謂密度者。但我國人口之密度果何如乎，試先由土地

之總面積比較各國人口密度則如次。『一平方里人口數，大正十二年調查，見大正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發行之『大亞夢托』（譯音）（雜誌名）中清水氏『人口問題與其對策』』。

比利士	三、九〇九	義大利	二、〇九〇	瑞士	一、四四九
荷蘭	三、一三九	德意志	二、〇七四	法蘭西	一、〇九八
英吉利	二、三一三	日本	一、七五一	西班牙	一、六五一
由此觀之，一平方里人口數，比利士三千九百人，英吉利二千三百人，德意志二千人，日本則不過一千七百人，即日本之人口密度，不及比利士之半數，在世界上不過佔第六位。但清水清文氏（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則謂『此非真正的人口密度』，依清水氏之說，則『真正的密度，不能依領土面積，應依該國耕地面積之單位算出相當若干人也』，於是清水氏乃對照前揭之表，依耕地面積算出各國之人口密度如次（一平方基羅米突之人口數）。					

日本

九六九

荷蘭

二七三

瑞士

一六八

比利士

三九四

英吉利

一二六

法蘭西

一〇九

義大利

三〇五

德意志

一八五

西班牙

九〇

卽『其比例較比利士二倍強，義大利三倍強，英吉利四倍強，德意志五倍強，更較之法蘭西實近於九倍之數，由人口與職業之調和觀之，實可憂慮者也。』此清水氏之說也。而氏又常以『實可憂慮者也』等語，以刺激『大和魂』，而予帝國主義追隨者以道德的勇氣。所以對於此說亦有分析解剖之必要。

前揭之表，究竟正確與否，吾人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如依耕地面積算出人口密度，則日本必極稠密，此點當非謬謬。蓋日本農業是極集約的（特別在勞動方面），其性質殆與西洋之園藝相等。如是則依耕地面積之人口密度無論如何稠密，其自身並無何等足以惹起憂慮之點。蓋第一吾人之生活資料並非專靠農產物，第二吾人之生活資料亦非專靠自國領土內而自給，因此吾人之生活，決非以

土地之面積或耕地之面積與人口之比例等某種自然的原因可以規定者。此事只就一國內都市與農村之情形比較觀之，則立即明瞭矣。例如東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之人口密度，較之地方農村則甚稠密，特別是此等都市，殆無耕地可言，如依耕地面積算出人口密度，則此等都市之人口密度，未免有可驚的稠密矣。但此都市之住民，並非專靠散在於各該都市內耕地中之生產物為其生活資料，因此人口密度無論如何稠密，絲毫不足憂慮。故以證明我國之人口密度較他國為稠密，即為我國過剩人口存在之證明，從而亦即為生活難之證明，實為常識的誤謬也。

實際上影響於常識者，只不過為多數人生活難之現象，常識上即以此為人口過多，又偶逢最近之人口統計發表，知有大正十三年度人口增加七十餘萬之事實，於是常識立刻判斷以七十萬為莫大之數量，此等人口之增加既無法阻止，於是常識立刻想到土地之面積。其以此種常識轉變為學問的形態者，則更調查各國之人口密度，調查之結果，發見我國人口密度並非特別稠密，於是更另覓其他標

準，例如依耕地面積以測人口密度是，於此發見一平方基羅米突將近千人之事，於是常識立刻判斷一基羅米突將近千人實可驚之數目也。此等人口之稠密，無論如何不能阻止。

但我要反問此種常識，何故每年七十萬人口增加率即爲高率乎？假如每年增加十萬即不爲高率乎？何故一平方基羅米突相當千人之人口密度即爲稠密乎？假如每基羅米突相當百人即不爲稠密乎？『如有人講授寒暑表時，只憑空的辯說度數如何高，如何低，則彼全然不能賦與吾人以何等智識。彼必先對吾人述說冰點如何看出，又沸騰點如何看出，而又說明此等標準點非依寒暑表之販賣者或製造人之嗜好，乃依種種自然法則以決定者。』『以高等普通俗語使有何等一定的意義，即以此爲滿足』者，此等議論，實一步亦不得超出於常識之上。（以上『』內語皆引自拙譯『勞賃價格及利潤』大正十五刊二五頁）余旣將我國人口增加率並非自近年以來始見急激的提高等下實指明矣，其關於人口密度云云，其

理論亦與人口增加率同。我國自古以來即爲島國，此島國之面積——及其耕地面積——近年以來並未急激的縮小，但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者乃最近之事實，則關於此必於人口增加速度以及人口密度等比較的變化緩慢事由之外，更有何等其他有力的社會的事由之存在。若櫻首相謂『近頃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是則是矣，然我人口每年繁殖七十萬以上之事實並非自昨朝今日始也。』此語甚當。然既如此，何以至近頃始『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乎？

我反覆說明，一切世論，皆單以人口增加率或人口密度有過剩人口之存在爲前提，一切世論皆由此種常識出發。現在最緊要者，則爲對於此種常識予以科學的打擊。世論皆以日本人口漸次繁殖，土地面積有一定，而人口密度漸次稠密，以致日本人之生活漸次困難。此種觀察，實將我日本人與野生之蠶視同一律也。此實將有一定歷史的社會形態而具繼續的發展其生產力之能力之人類，與立於人類範圍外之野生動植物視同一律也。假定吾人爲野生蠶，則桑樹自然成長之面積

有一定之限度，固吾人得以生存之人數，亦決不得超過此一定之限度。果如此，則絕對的過剩人口發生，而抽象的人口法則亦必將實現。馬爾撒斯之人口論，即立於此種見地者。但「事實上各依其特殊之歷史的生產方法，各有其特殊的歷史的適當之人口法則，一個抽象的人口法則，只限於與人類並無歷史的交涉之動植物間存在也。」（引自資本論第一卷攷次基版S五六九），

吾人於尙未批評世人關於人口增加對策之議論以前，先須打破如前所述關於人口法則之常識的誤謬，此實至爲必要也。

（二）人口過剩之真正事態

「吾人眼目中所看出之人口絕對的過剩者。實不外乎對於資本之需要之人口相對的過剩耳。在資本家的生產支配之下的社會，凡資本之一切的要求，皆以絕對的形式表現之，因此資本所不要求之人口，亦以絕對的不用的過剩人口而表現。」（引自拙著『資本論略解』第一卷第二分冊一二九頁），此乃馬克斯關於資